

旧城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建筑群，由高及三十米的护墙和碉堡组成，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整块巨石，搁在澳大利亚的陡峭山脊上，毫无争议，这块土地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地产。伊斯坦人称之为哈兰艾舍谢里夫，意即“崇高的圣殿”，它还有另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圣殿山。

圣骨传奇

[美] 迈克尔·伯恩斯 著 李韵 译

The
Sacred
Bones

by Michael Byrn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圣骨传奇

美·塞克·伯恩斯 著

书

李韵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2853

MICHAEL BYRNES
THE SACRED BONES

据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7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2007 MICHAEL BYR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骨传奇/(美)伯恩斯著;李韵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2-006712-1

I. 圣… II. ①伯…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308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韩 捷

圣骨传奇

SHENG GU CHUAN QI

[美]迈克尔·伯恩斯 著 李 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2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712-1

定价 28.00 元

引 子

塞浦路斯,利马索

一二九二年四月

站在科隆希堡的方塔上,隔着东首的胸墙,雅克·德·莫莱极目远眺,视线扫过地中海的辽阔水域。暖风徐徐吹来,拂动他的白色斗篷以及那副浓密的褐色胡须。他有颀长的鼻子、锐利的灰色眼睛、坚定的眉毛、刀削斧凿般的颧骨,对于一名年近半百的骑士来说,从这副帝王般的容貌中流露出的青年气质是很令人惊奇的。他的头发修剪得很短,也很厚实,灰白色的斑斑点点密布其间。

尽管身处此地的他决不可能真的望见圣地的海岸,但他还是发誓说,可以闻到从那里的香桉树上散发出的阵阵清香。

距离艾可港的沦陷已近一年。这个港口原是十字军在耶路撒冷王国东部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现已落入埃及马穆鲁克骑兵之手。那场血腥的攻城战持续了六个礼拜,直到当时的骑士团^①总团长纪尧姆·德·博让扔下手中的长剑。他撤离了城墙,却陷入了手下人的责难。德·博让的回答是:“我没有逃跑。我已经死了。”他举起他那沾满血迹的手臂,把深深扎在肋下的箭头展露在众人面前。然后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现在,德·莫莱心中的疑惑是:德·博让的死是否正预示了骑士团本身的命运?

“先生,”一个法国口音叫道。

他转过身,面朝站在台阶旁的那名年轻的记录员。“什么事?”

“他准备好和您说话了。”记录员说。

德·莫莱点了点头,跟着那个年轻人往下面的城堡里走去。当他沿石

^① 圣殿骑士团,基督教在中世纪为扶助十字军运动而开始建立的一系列带有军事性质的宗教组织。

阶下行的时候,穿在他斗篷下的那袭护身锁子甲发出叮叮当当的碎响。他被领进一间拱顶的石室,形容枯槁的新任总团长蒂巴德·德·高迪恩正躺在屋子正中的床上。从污浊的空气里可以闻出对他的治疗的怠慢。

德·莫莱努力不去留意德·高迪恩那双瘦骨嶙峋、布满开裂的创口的手。他的脸也同样很恐怖——死样的苍白,一对发黄的眼珠从凹陷的眼眶里突出来。“你感觉怎么样?”言辞间的恳切听来却似勉强。

“和我的样子一样。”他两眼直直地盯住德·莫莱斗篷上装饰的那个血红色爪状十字架^①,就在他的心口上方。

“要我来做什么?”尽管总团长现在身陷如此不幸的境地,但过去的他却正是德·莫莱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对手。

“因为我们要谈谈在我死后即将发生的事。”德高迪恩的声音很刺耳,“有些事你得知道。”

“我只知道,你拒绝召集一支新的军队去收回我们失去的东西。”德·莫莱带着挑衅的口吻回答道。

“又来了,雅克。还要再吵吗?教皇已经死了,再组建十字军的可能也已随他而去。即便是你也会承认,离开罗马的支持,我们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

“我不会心甘的。”

教皇尼古拉四世^②是天主教会中的第一位方济会教皇,同时也是圣殿骑士背后的积极推动者,他曾尝试为另一次十字军东征寻求支持,却终于徒劳无功。他召开宗教会议,试图借此而将圣殿骑士们团结在圣约翰骑士团的周围。他曾募集到装备二十艘战舰的资金,甚至还把使者派到远至中国的地方,只为培植军事上的同盟。不久前,这位六十四岁的教皇突然因自然原因猝死在罗马。

“罗马城里有许多人认为尼古拉的死并非意外。”德·高迪恩带着阴谋

① 这是红十字圣殿骑士团的标志。

② 1288—1292年在位。

的口吻说。

德·莫莱的脸绷紧了。“什么？”

“教皇对于教会的热诚是无可否认的，”他继续说道，“但他树敌太多，尤其是在法国。”总团长举起了一只颤抖的手。“正如你所知，腓力国王曾在他的战争中投入大量财力。他为了吞没犹太人的财产而逮捕他们，又对法国的神职人员征百分之五十的税收。对于这些事情，教皇尼古拉都提出过抗议的。”

“你当然不是在说是腓力杀了他吧？”

总团长用袖子捂住嘴，咳嗽了一阵。等他把袖子挪开，上面已经沾染上了斑斑血痕。“我只知道腓力的野心是要控制罗马。现在教会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耶路撒冷就不得不再等等。”

有好一会儿，德·莫莱都保持着沉默。这时他把视线转回到德·高迪恩身上。“在所罗门的神殿下埋藏着什么，你是知道的。你怎么能不在意这件东西？”

“我们都只是人，雅克。藏在那里的东西，只有上帝在亲自保护着。你要是以为我们对此能够改变的话，那么你就太傻了。”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德·高迪恩挤出一丝干笑。“还需要我提醒你吗？早在我们到达耶路撒冷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有许多人曾为保护这个秘密而战斗过了。在这个世代延续的过程里，我们都只是些小角色而已，但我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决不会是其中最后的几个。”他顿了一下，“我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意志很坚定。下面的人也都服从你。等我死后，你无疑会走你的路的。”

“难道那不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吗？难道那不正是我们向上帝起誓的原因吗？”

“也许是吧。但也有可能，那个这么多年来一直被我们隐藏的秘密本该公之于众的。”

德·莫莱凑近了总团长那张枯瘦的脸。“公之于众？那会毁掉我们所

知道的一切!”

“在那儿，将有一些更好的东西浮现出来。”德·高迪恩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低成了絮絮的耳语，“信仰吧，我的朋友。放下你的剑吧。”

第三“决不。”

第四“决不。”

第五“决不。”

第六“决不。”

第七“决不。”

第八“决不。”

第九“决不。”

第十“决不。”

第十一“决不。”

1. 耶路撒冷,现代

萨尔瓦托·孔特从不过问客户的意图。他曾完成过许多任务,丰富的经验早已教会他如何保持冷静专注。然而今夜的情况却很不同。今夜的他感到了一丝不安。

这条古老的街道上有八个人在走。他们全身黑衣,每人手端一把海克勒·寇奇公司制造的XM8轻型卡宾枪,每把枪都配备容纳一百发子弹的弹夹和榴弹发射器。每个人都脚蹬软靴,他们一面脚步轻巧地沿着鹅卵石路面前行,一面用红外线夜视眼镜探视着各自的周围。在他们身边,历史显出形迹。

突然,孔特打了一个止步的手势,缓缓走到前头。

他明白,在他的行动队里,队员们已经心神不宁。耶路撒冷虽然名为“和平之城”,却是混乱的温床。这里每一条寂静的街道都在引领他们走向这城市分裂的中心。

这群人来自几个欧洲国家。两天前,他们被召集起来,聚集到犹太区一个僻静街区的一套俯瞰巴泰伊马克哈斯广场的公寓里。这个住处是以“丹尼尔·马洛尼”的名义订下的——这正是孔特众多化名中的一个。

一到这里,孔特就扮作旅行者的模样,探察了戒备森严的旧城中心那个占地三十五英亩的矩形纪念碑所在的位置,摸清了那周围的交错成网、如九曲盘肠的里弄街巷。旧城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建筑群,由高达三十二米的护墙和碉堡组成,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整块巨石,搁在摩利亚山的陡峭山脊上。毫无争议,这块土地是世界上争夺最激烈的地产,伊斯兰人称它为哈兰艾舍谢里夫,意即“崇高的圣殿”;它还有另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圣殿山。

在高耸的西墙下,已不再有建筑的遮掩,于是他把两个人调到阵前。高墙上的探照灯投下长长的阴影。孔特的手下可以轻易地在黑影中找到

藏身之处,不过,既然他们可以,那么对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来说,当然也就不成问题。

因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无休止的争端,这里已成为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不过,孔特也清楚,以色列国防军里有大量被迫服役的男孩,他们参军只是完成义务,服务三年,和他那支久经考验的队伍比起来,这些小毛孩根本不值一提。

他抬眼朝前望去,眼前的阴影被夜视眼镜变成一片怪异的绿色。前方还安全,只在五十米外有两名正在闲逛的士兵。他们配备着 M-16 步枪,身着标准橄榄绿制服,防弹背心,黑色贝雷帽。两人都在吸烟,是蒂姆牌清淡型香烟,这是以色列最流行的品牌——可对于孔特来说,却是最大的一种冒犯。

孔特瞟了一眼他们预先安排好的出口,就在哭墙。那是平台西墙上一道肃穆的大门。他迅速地估计了形势,发现要进入圣殿山而不被发觉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用手指顺着枪管拨动了一下开关,把手中的 XM8 调到了单击模式,架上左肩。他先是借助红外线找到那个绿色的幽灵状人影,然后有那摇晃着的明亮烟头的指引,瞄准了头部。尽管 XM8 的钛制弹头完全有能力射穿那名士兵身上的凯尔拉夫防弹衣,但是对于孔特来说,射击身体实在没什么意思——不过是更容易击中罢了。

要一枪一个。

他那根放在扳机上的手指轻柔地收紧。开火。一声压低闷的枪响和轻微的后坐力之后,他看见目标膝头一软,颓然倒地。

瞄准器对准下一个人。

还没等另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明白过来,孔特就再度扣响了扳机,子弹射中了那人的脸,穿过脑子。

孔特看着那人倒下,不动了。一片安静。

所谓“防卫”,其真实含义总是让他一再感到惊诧:为了让人们感觉安

全，它所提供的可不止一个词而已。在他自己的国家，尽管军事力量是弱得可怜的，但他却兀自生出了这样一种感觉：他本人就等同于那股力量。

他再次做出一个果断突然的手势，指引手下走上通往哭墙的那条上坡走道。他瞥了瞥左边，西墙广场正斜靠在由高堤的基座构成的臂弯中。昨天在这里的见闻对他触动很大，那些正统犹太人——他们用帘布把男人和女人分开——聚集在这里，痛悼那座在他们看来曾一度荣耀过这片圣地的古老圣殿。在他右边是一条狭小的山谷，地面被挖凿得千疮百孔，一片破败——这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一片废墟。

一道坚实的铁门阻住了通往平台的路。虽然插销死死地扣着，但这把锁还是只撑持了不到十五分钟。孔特的手下鱼贯穿过入口的通道，然后在后面空旷的露台上散列开来。

邻接圣殿山南墙的是一座厚重坚实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从阿克萨清真寺旁潜行而过，孔特把目光转向空地中央，那里的柏树高峻挺拔，枝条掩映下的另一座规模更大的清真寺伫立在高高的平台之上。夜空下，镀金的圆顶耀出一轮光晕，仿佛天使头上的光环。那里就是金顶清真寺——伊斯兰教在圣地的权力象征。

孔特带领手下来到广场东南角，那里有一个宽阔的开口，露出一座现代式样的楼梯，直直通向下方。他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手，张开手指，手下的四个人就立即走下了那条楼梯。然后，他示意剩下的两人就近在树影中蹲伏下来，警戒和策应。

越到深处，通道里的空气就越显潮湿，到后来，就成了彻底的湿冷，并且散发出一股青苔的气味。他们走下楼梯，在楼底集合，之后就把装在枪上的卤光灯全部打开。黑暗被明亮而尖利的光束剖开，一个仿佛洞穴的拱状空间显露出来，一条整洁的小道旁，一根根弯曲呈拱形的柱子分列两旁。

孔特记得有书上说，十二世纪的十字军曾将这间地下室用作马厩。而最近的占有者，也就是那些穆斯林，则把这间地下室改成清真寺；然而，尽管有伊斯兰风格的装饰，这间屋子还是难掩同地铁站的相似。

孔特手中的灯光扫过房间的东墙，在那里，他很高兴地发现两个棕色

帆布包——那正是他的本地联络人曾告诉他的。“格莱特纳，”他对那个三十五岁的维也纳爆破专家说道，“这些是归你的。”

奥地利人收下了它们。

孔特把他的卡宾枪挂上肩膀，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便条，然后打开一支笔形手电筒。地图上清晰地指明他们被指派去“拿取”的东西所在的地方——他很不喜欢使用“偷”这个词，这是对其专长的侮辱。然后，他把手电的光柱对准了墙壁。

“应该就在前面。”孔特的英语说得出人意料的好。为了能顺畅地进行交流，也为了减少本地以色列人的怀疑，他曾严格要求手下只能用英语交谈。

他用牙齿咬住手电，腾出一只手，从皮带上解下了一部斯坦利—楚制激光电子感应器，按下上面一个键。一个小液晶屏即刻亮了起来，一条纤细的红色激光束直直地刺进黑暗深处。孔特迈步前行，其他人紧随其后。

他循着斜线迂回前行，反复地从一边墙上的大柱子折向另一边。深入到房间之后，孔特突然收住脚步，又检查一下液晶屏上显示的测量数据，并来回移动他的激光束，直至找到清真寺的南墙。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另一面的北墙，那后面就是圣殿山的腹地。

“我们要找的东西应该就在那后面。”

萨尔瓦托·孔特用他的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敲了敲那堵石灰石砌的墙壁。“你怎么看？”

一旁的克劳斯·格莱特纳放下那两个帆布包，从皮带上解下一个便携式超声波装置，对着那堵墙扫描了一遍，以测量其厚度。片刻之后，结果就出来了。“大约半米。”

从第一个包里，孔特拉出一部体积不小的手扶式采石钻——正是他指定的型号：Flex BHI 822 VR——轧头上已经上好了一个八十二毫米钻石钻头。在手电光映衬下，那颗钻石看起来就好像是刚从珠宝盒里拿出来的。孔特将这把采石钻递给格莱特纳。“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它进行无液钻探。这堵墙上也有足够的地方，”他指着帆布包说，“电线和适配器都在包里。你需要多少个孔？”

“这石头质地很软。六个就够了。”

奥地利人把电钻刺进墙上的灰泥表层，孔特这时从第二个包里拿出第一块金属炸药，然后开始把那些颜色暗淡的油灰状炸药捏成圆柱体。

十分钟后，六个排列整齐的孔眼钻成了，并被紧紧地塞满了远程控制雷管。

格莱特纳将那把采石钻擦拭干净，靠墙放下。然后，他和孔特及其他人就以柱子为掩护躲藏起来，各自用呼吸器护住面部。通过一个掌中遥控器，同步爆破在格莱特纳的指尖被发动了。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立即就是一片碎石残土，尘埃如巨浪汹涌。孔特拨开一些松动的砖石，拓宽了炸出的洞口，然后爬过那个裂开的口子，其他人则紧随他身后。

他们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房间，空气中的一团团尘埃还没有散去，看不清屋内的细节。粗大的柱子支撑着低矮的天花板，虽然蒙着厚厚的灰

土,但还是可以分辨出来。因为空气不足,尽管戴着呼吸器,他们还是感到呼吸困难;一股金属炸药的气味混杂在空气里,闻起来就像是电机润滑油,弥漫不散。

很明显,这个地方已经被尘封了很久很久。孔特这样想。与此同时,一个疑问闪进脑海:他的委托人怎会知道这个地点的存在?他猛地转向身旁的一个人。“来点灯光。”

一片亮光朝着黑暗的更深处移动,在房间侧墙下的地面上,显出排成一行的十个方匣子。每一个都长约三分之二米,乳白颜色,由顶至底略微内收。

孔特仔细看了看这一排盒子,目光在最末一个上停了下来。他双膝着地,跪下身,以便看得更清楚。这正是他要找的那个,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它和其他匣子都不同,上面有蚀刻出的华丽图案。孔特低下头,侧过脸,看看那个盒子左侧,那里刻有一种奇特的记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图案的纸条,同眼前的记号比了比:完全吻合。

“就是它,”他把纸条收进口袋,对其他人说,“快行动。”孔特清楚,尽管他们是在圣殿山深处,但是爆破的声音很可能早已传到重重高墙之外。

格莱特纳上前一步说:“它看起来不轻。”

“应该是三十三公斤上下。”他的委托人竟然对此也一清二楚。孔特站起身,退到一旁。

格莱特纳把他的 XM8 挂到背上,然后将一个尼龙网袋铺在地上。他和另几个人一起把那个匣子抬进网袋,提了起来。

“走。”孔特招招手,示意全体前进。

经由那个炸开的洞口,他们回到先前的清真寺里。在上楼梯之前,孔特收回众人的呼吸器,塞进他的包。

刚走上那个露台,孔特立即扫视下周围,找到那两个留在树影中望风的哨探。他向那两人发出一个信号,于是他们就都疾步向前方跑去。

其他人则在露台上集合。

片刻之后,两个哨探的身影在通往哭墙的开口处一闪而过,这时,一阵

自动机枪的射击从下方的广场扫了过来，把两人逼得退了回去。

接下来是片刻的寂静。

然后，从远处传来喊叫声，又是一阵射击。

孔特示意其他人留在原地，他独自穿过大门，在近出口处俯伏下来，注视前方。他看见大批以色列士兵和警察蜂拥而来，阻住西墙广场边的下行走道。肯定是有人发现了那两个以色列士兵的尸体，不然就是有人听到了爆炸声。

以色列人据守下方，专候他们行动。除了被扼住的通道，就只有通往圣殿山的路可走了。孔特迅速考虑了另一种退路，但他很清楚，以色列国防军也会向那几道大门增派援军。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登上这个露台。

停在耶路撒冷东墙下的汲沦谷里的那辆租来的货车也不可能有了。他从门口折了回去，示意两个哨探跟他一道返回团队所在的地方。

在从阿克萨清真寺旁奔跑而过的当口，孔特一把扯下扣在皮带上的加密无线电通话器。“阿尔法一号，说话。完毕。”

没有回音，唯有静电的噪声噼啪作响。

孔特离开可能干扰信号的清真寺外墙，又问道：

“阿尔法一号？”

一个模糊不定的声音响起，刚好能够听见。

孔特死死按住通话按钮，说道：“如果你能听到的话，我们必须改变计划。我们正受到攻击。”他又提高声调，清楚仔细地发出指令：“到圣殿山露台的东南角、阿克萨清真寺的旁边来接我们。完毕。”

停顿。

更多的噪声。

“这是罗杰。已经出发，”一片噼啪声中，一个微弱的男声说道，“完毕。”

孔特松了一口气，但又马上叫自己紧张起来。就在南面起伏参差的山脉上，他看见一道黑影出现在夜空。一架直升机正迅速迫近。

孔特把他的 XM8 调到了全自动挡,打开榴弹发射器,其他人纷纷效仿。他很清楚,以色列人投鼠忌器,害怕对圣地造成破坏,是不太会对他们使用密集火力的。他的人可不会客气。

“我们必须解决那些家伙,把这里打扫干净。”孔特命令。在他的指示下,他手下那帮雇佣军纷纷端起卡宾枪、队形整齐地向大门奔去。

直升机的动叶片发出隆隆的声响,吸引住以色列士兵的注意。许多人都抬头望向天空,注视着那个迅速降向圣殿山的黑影。

孔特和他的人占据墙头位置,从暗处向以色列士兵投下一道火力网。几秒钟后,就有八个人应声倒下。其余人则在下方开阔的广场上乱作一团,急忙寻找掩护,而增援的部队正从犹太区和穆斯林区网络般的条条窄巷中涌过来。

突然,以色列空军的黑鹰直升机在城墙东南角的上方升起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在夜间一时之间也难以认清机身上他们熟悉的标志。不过,孔特也注意到,有一队人正沿着城墙西南角散开,占据有利位置。突然,他右边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刺客道格·威尔金森退开一步,捂住上臂,XM8 掉落在地。

孔特将手指移到卡宾枪第二个扳机上,对准下方成片的士兵。榴弹应声钻出枪筒,在爆炸前拉出一道弧形烟雾,还有橙色的火花。碎石飞屑顿时四下溅开。其它的榴弹也紧随其后,炸裂的石屑和弹片拉出一道狂暴的弹幕,逼得以色列国防军在一片慌乱中退开。

现在,直升机的桨叶已经离孔特的小队很近了,一阵尘雾应声而起。黑鹰跃向了露台,停靠在阿克萨清真寺的旁边。

“走!”孔特一边大叫,一边招手,带领他的手下朝直升机奔去,“把东西搬上去!”

从门口撤离时,孔特看见圣殿山对面的柏树丛中,更多以色列士兵正迅速向金顶清真寺露台周围区域集结。

这里会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他想。

箱子被快速地搬上直升机,众人也跟着爬了上去。然后孔特也猛地钻